

2020年8月3日 星期一

本版责编 孟航 本版美编 郭佳卉

有一种“生存”， 叫非遗手工技艺

屋子角落的木质长桌边，刘翰音正屏气凝神盯着手里的雕刀，刀下卧着一张古琴，朱砂红的琴面琴身上覆盖着栩栩如生的古风花鸟图。屋子其它空间被一排排展柜填满，里面摆着已雕成的各式物件，把室内映成朱红。

每个工作日上午，刘翰音都会到位于北京东城区的百工坊上班。百工坊，顾名思义，手工艺人的秀场，近百种手工艺各立一坊、同楼竞放。刘翰音的工作坊在一层，门上的海报用显眼大字写着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雕漆工艺”。

没人的时候，刘翰音趴在桌上做活儿；有人来参观，她就为客人介绍技艺连带推销展柜里的陈列。“之前忙的时候，旅行团一车一车地来。”刘翰音说，7月复工后，大部分时间工作坊里只有她一个人，白天雕刻，晚上磨刀。

近日，“榫卯造万物”的阿木爷爷爆红网络。刘翰音看了视频，让她印象最深的是阿木爷爷说：“干一辈子，把这个事情做好就可以了。”楼里一半的房门仍紧闭着，她却不慌：“很多人还没回来。现在就好好练手艺，什么都不想。”



内画鼻烟壶。

雕漆工作坊展陈的艺术品。

中国城市报记者 冯雅君文图

关于时间的技艺， 年轻人熬不起

刘翰音拿起手边一块厚约0.5厘米的漆板，漆板分上下两层，下层是占总厚度三分之一的胎，漆刷在胎上，累积一定厚度才能雕刻。“虽然看着不厚，但已经刷了50层。”刘翰音告诉记者，“以北京的气候条件，一天只能刷一层，做这样一块漆板，也要一个多月的时间。”

而工作坊内展出的任何一件稍大型的雕漆艺术品，至少要刷200层漆，加上设计图稿和雕刻，意味着完成一件作品短则需要一两年的时间。

每件雕漆艺术品所蕴含的时间成本，尚不止于此。根据刘翰音的经验，一个有绘画基础的人如果从零开始学，到可以独立完成一件作品，大概需要10年。“10年内不要想着挣钱，”刘翰音说，“很多年轻人有兴趣，但出于生计考虑，没办法坚持下去。”

刘翰音工作的桌边墙上挂着自己的师傅—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殷秀云的照片和简介。多年来，凭着一腔热情找殷秀云学技艺的年轻学生不少，但大多都只坚持了几个月就进了漆器厂上班，留下来专注雕刻的徒弟寥寥无几。

在百工坊二层京派内画

鼻烟壶工作坊内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守本和女儿也在忧虑着相似的问题。

用一根细长的前端带钩的笔，钩的顶端缠一点狼毫，蘸上墨或颜料伸到口径很小的水晶鼻烟壶内壁作画，起稿、勾线、皴染、着色，绘制的每一步都容不得一丝差错。“初学者至少要5到10年才能独立绘制，时间可以磨掉急躁，但更多时候磨掉的是他们坚持的勇气。”刘守本的女儿笑着说。

然而对雕漆和内画鼻烟壶行里人来说，即便技艺娴熟独当一面，也很难看到丰厚的收益回报。

最大的原因在于价格昂贵。雕漆行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“百里千刀一两漆”，指的是方圆一百里范围内的漆树，要被划上一千刀，才能流下一两漆；而品质上乘的鼻烟壶，多需要从水晶原石开始挑拣打磨器型，原料和时间成本堆积的昂贵，让绝大多数消费者选择默默观赏后敬而远之。

在刘翰音看来，消费者的敬而远之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非遗技艺传承人人数的下降。“很多老师傅手抖了、眼花了，也没有找到真正可以坚持下来的徒弟。”刘翰音说。

不敢收徒， 料用尽了就失传了

和刘翰音一样，刘宇也每

天准时到自己的小工作坊报到，但从早到晚大多数时间，刘宇都会窝在正对着门口的单人沙发里，举着手机看视频，看累了就去其它屋串门扯会儿闲天。

如果把雕漆、鼻烟壶的室内风格归为成熟文雅，那么刘宇的工作室就是一个充满童趣的五彩世界——人物、花草、鸟兽、虫鱼，立体生动，形态各异，小到可以捧在手心里。这些小物件有个共同名字：北京料器。

据刘宇介绍，史书记载料器的历史已有600多年，和玉器、陶器、瓷器等名称即材质的命名不同，料器中的“料”指一种纯手工烧制的低温釉，原料属于硅酸盐类，呈棍状，被喷灯烧融后，仅靠一把镊子塑造出各种形状。

从少年时代开始，刘宇随被誉为“中国料器大师”的母亲邢兰香学习料器工艺制作。2008年，北京料器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彼时刘宇已独立制作料器18年。

“你现在站的地方就是北京料器厂的原址，兴盛的时候有800多人一起从事纯手工制作。”在刘宇看来，除非形成规模，小家庭作坊式的非遗传承都将面临失传困境。“拿做料器来说，每件作品都要一次完成，不允许二次修补。资质好的学3年，资质差些的要5年，如果没有生活保障，谁会

冒险去学一个前途未知的职业呢？”

人才传承之外，更让刘宇无能为力的是原料供应。1986年，北京料器厂拆除了化料大炉，刘宇收来了厂里没用完的原料，此后再无处寻找制作料器的原料。“化料不难，但没有一个工厂会为一个人的需求去开工。”刘宇说。他本着没有订单不烧制的原则，小心节省着每一根材料：“不敢收徒弟，因为没有材料给徒弟犯错误。”

刘宇常常想，如果哪天原料用尽，就只能改用淘宝上能买到的山东玻璃烧，那就不是真正的“料器”了。

困境中的探索， 前路有光

“你去过前门大栅栏吗？”刘翰音问记者。一次她去大栅栏闲逛，发现商业街的纪念品小店里正在大量售卖所谓的“雕漆制品”，而她却每天守着一屋子的雕漆艺术品等待客人。“那不是雕漆，是用树脂在模具里压制成的，但多数人分辨不出。”刘翰音无奈，“可没办法，在这儿一颗珠子几十块，在那儿一个盘子几十块，你说游客会要哪个？”

改变非遗手工技艺被动现状的办法，刘翰音认为有两个：降低成本和扩大宣传。“我们正在和一些科研人

员沟通，看能不能用现代化机械配合制作一些简单物件。”刘翰音说，“先把成本和价格降下来，让更多人能先接触到这门技艺。”

对于非遗手工技艺的保护和发展，除了有个从业者不断探索，国家、各级政府和企业也在以实际行动予以关注和扶持。

2005年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》；2011年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，为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承活动提供了法律支持；2017年，文化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《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》，制定了包括人才培养、制作、销售在内的具体目标任务。

在“一带一路”对外文化交流的活动上，刘守本用京派内画鼻烟壶技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；从今年8月开始，刘翰音所在的雕漆工作坊受北京市东城区政府邀请，每两周将在前门举办一次雕漆亲子体验活动；雕漆工作坊还在企业的邀请下首次尝试了直播。“没什么人看，”刘翰音笑了，“我师兄把镜头对着雕刀，默默雕了两个小时，一句话没说。”

刘宇这边也收到了好消息：“百工坊正在考虑自己开个小厂，自产原料，从每个传承人带10个徒弟开始，我们都还挺有信心的。”